



11974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尺牘

上座師魏栢鄉先生

新春卽擬趨侍函丈緣上臺以越境爲嫌不能得請
祇懷耿耿遙知閣下福履倍增發揮道蘊日新月盛
凡在門牆慶慰何如隴其昔在南方獲見知統錄一
書知閣下主持正學津梁百代之意至精至深每思
盡讀師門講學之書以開其愚蒙待罪恒陽以來私
心竊喜謂可朝夕於高山景行而在苒經年尚未獲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立雪台墀雖常兩奉教言銘几書紳不敢須臾忘而
微言大義未聞者實多伏惟夫子不鄙愚鈍凡開示
學者之書盡得賜教俾朽木糞牆得與雕文刻鏤之
盛何幸如之專使附候敬陳微芹表意不莊不備統
希俯鑒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上廵道吳公

新春進謁憲墀仰荷從容教誨字字句句皆切學者
身心民生利弊雖駑駘下吏無能仰測高深敢不銘
几書紳奉以周旋期不負知己今春地方雨澤稍多



比之舊歲民情畧定然積荒之後觸目皆鵠面鳩形
艱苦萬狀久在執事庸鑒中無庸贅陳諸事祈垂仁
格外是荷聞尊劾苑洛志樂已經告竣隴其於聲音
之理未能窺見萬一然仰苑洛椒山兩先生之遺風
不啻高山景行數年前曾在江南一見其書未得細
讀茲幸大君子之表章倘得俯賜一冊得於簿書之
暇一聞黃鐘大呂遺響消其鄙吝而引其天真沐浴
於執事甄陶之內無窮矣辱叨知愛輒敢冒昧上請
伏祈台鑒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二

答張玉甲先生

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
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畧剔弊釐奸澄源端本
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愚驚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弘
多但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
持正學諸篇直指金溪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
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
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
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

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巽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能爲令郎一助乎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

又

日仰高山地分齊趙不得時覲耿光曷勝依依惟反覆理要政畧諸書如面承指示啓愚翼懦不啻在羹牆間也敝治蕭條學政久弛自蒙先生捐俸修葺稍稍有起色諸生感佩德意亦皆知鼓舞隴其獲同令郎講書論文於其間皆先生作興之賜也又蒙頒文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廟考畧板至學士子皆知聖學淵源一洗其固陋之習大君子之德教惠及窮鄉曲學真不淺矣便中附謝不莊不悉

答義山叔

莽澗不覺八載吾叔從容翰墨之場養成舟楫鹽梅之器視鹿鹿簿書者真霄壤也接手教知近來閉關靜坐灑然自得益見深造境界乃猶以淪於枯寂爲懼何耶竊意吾叔所謂靜坐必非作瞿曇慧能伎倆不過是謝絕一切專意讀書養氣克此氣象塞天地

配道義作用皆從此出何枯寂之有或自熙熙攘攘
一流視之以爲枯寂則非君子之所謂枯寂也任自
慙學問粗淺年來每思隨暇讀書然如荒村老農從
胼胝之餘坐隴畔唱耕田歌思與太常樂工較高下
難矣至於承乏畿南土瘠民貧之壤無可展布只得
假蓋公治道貴清淨之言稍與休息自分作滹沱河
濱一庸吏可矣何知其他耶適修縣志有序例數條
奉正亦足見此間荒涼棘手之槩家鄉志書曾付梓
否得吾叔主持必有可觀嘉靖間吾族有石居公篤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四

信陽明之學學雖近僻然實篤行君子行囊中偶帶
所傳文集今并附閱不知曾入志否倘未及表章不
可不增入使旋草復并謝厚貺匆匆未有一芹將敬
統希垂鑒不盡

答隣邑某

承詢及車木一項此真目前最難處之事我輩本心
原不忍派民重以憲票森嚴尤不敢不仰體只得且
捐俸採辦未知其能就緒否也各邑情形不同執事
酌量可另設法固妙倘不能不問之民寧可借庫先

爲料理俟工完總算則所費尚有限若目下卽責成里長則所費卽數倍恐不勝其騷擾大抵向來積弊上下皆以里長爲可啖之物一使里長出頭步步皆荆棘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事本掣肘總無長策管見如此惟執事尊裁之

與隣邑某

足下愷悌性成英姿天授濶灑伊洛古今才藪明道伊川康節溫公之遺風在焉意必有端人正士生於其間以爲當代羽儀足下豈非其人哉製錦之才烹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五

鮮之政知未足以盡高明之蘊也某生浙西未聞大道嘗引領中原思得如古人者以爲儀型而未遇也茲幸附鵬翼獲隨驥尾不得見程邵諸君子得見其鄉人之能步武前賢者如見數君子矣開其茅塞引其困陋其在斯乎雀躍何如仰冀照臨苟勝翹企

與周井陘

前月終驚聞足下遭本生之戚未得一展微忱罪歉殊甚知士民攀轅彌切未容以一己私情拋却綿蔓河頭數萬赤子也抃閱新志稿本韓淮陰背水遺踪

程嬰子孤臺故跡了然在目且足下數載以來饑溺心腸亦具見其中惠教非淺不識何時可付剗劂新道臺未知何人將來郡中聚會想必不遠匆匆附候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邑所能辦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六

知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契勿勿草復不盡欲言

答宗冀州

郡中獲接耿光如坐春風羨慕之私寤寐以之執事處茲繁劇游亦有餘真同人之師表某之愚蠢承乏疲邑鳩鵠情形猶然如故毫無益於地方過蒙嘉獎惶愧何似承賜州誌得觀漳滏之勝槩卻大夫董江都之遺風受教多矣肅此謝覆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述思錄附來使奉閱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論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七

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覲面也

又

前月寄來閩中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細讀深服其察理之精今日能留心此種學問便非尋常人且一以朱子爲宗尤見趨向之正至於處處鞭策學者不空談理數尤後學所當服膺也不佞方鹿鹿簿書未敢率爾作序其中有一二欲商量者謹錄於左

便中可一請正

與李枚吉婿

舊歲懸望婿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濶不意竟寂寂也之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最精會尋者否此是晚村臨歿拳拳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八

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儻得免罷黜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 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爲不失本心不識吾婿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煩掛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爲歉然人歸匆匆不多及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爲之三歎居官凜凜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展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展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匆匆武修觀文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九

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傅君維樗修志議

恭讀志議皆據理近情具見留心史學如人物選舉之嫌於太畧賦役之嫌於太繁前藁誠有此病既承指示敬改削呈政然其中亦有不能盡如台教者考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損益之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杞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者可

不存乎雖時異勢變有法美而不可行者然存儼乎
卽所以存告朔難與官師選舉同一例也不識高明
以爲然否至於慈聖樂曹韓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
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
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又有說焉昔春
秋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
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
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
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經論語文言繫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十

辭文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非詳於叔向
子產而畧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
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曹諸公之在靈壽
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膾炙
於天下人之口不待邑志而始著畧舉其槩而不詳
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
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
是以勿論論其軼事則有詳有畧固太史公之例也
似無可疑鄙見如此敢復質之左右儻其中更有當

商者伏惟勿吝賜教是荷

答仇滄柱太史

自聞高捷喜溢寤寐非喜先生之得木天喜木天之得先生也去秋獲承手教兼讀銀河篇有韻之言直可羽翼經傳率天下詞客爲窮理之功者其自先生始也乎卽欲作一札奉候因適當計典之時不敢輒通書都門恐涉世局情態故雖知已如先生不敢聞問惟耿耿於中而已乃先生代爲不平之鳴至昌言於朝此在高明激濁揚清之意欲先從隗始耳然非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七

隴其之所敢當也隴其自待罪讖南雖磴磴一念可矢天日而鳩鵠滿野猶然如故才平二字乃是定評豈敢不自反而怨人耶所可喜者今春局面忽轉三輔氣象聿新不才庸吏得於光天化日之下效其馳驅雖復鞅掌簿書亦甚快也便中附復并候起居

與同年柴炯如

去歲令郎至敝治得悉近祉有一小札奉候想已入台覽遼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

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頃之度耶願足下勉之矣便中附候與居拙刻一種并呈記室臨楮翹企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未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無活人手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磴磴不敢自負初心或不爲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班先生鼓倡其間古道賴以不墜南巡諸詩畧見一斑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七

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盡

答安平令陳子萬

時屆始和遙知新社騁集欣慰欣慰前承借剝復錄數十年前邪正之辨得了然在目荷教非淺抄錄垂竣當另專人奉歸記室文廟考畧二本呈上此書所以正會典之失去歲江南李學臺題請改正蓋本於此但部議未允今當兩存以待論定某有一跋語附後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外雜刻三種并塵台覽率復不旣

答藁城令姜

上谷握手匆匆言別爲悵承賜熊峰文集何啻百朋
之錫山城樸陋之區得讀先正鴻篇一消鄙吝惠教
無疆矣安敬仲先生元朝大儒著作竟付荒烟蔓草
良可歎息儻猶可訪求一爲表章其爲武城生色更
不淺也望切望切草泐奉覆兼謝鴻誼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
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七

尚在兩岐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
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
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况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
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創至貴治之蕭條久在各憲
洞鑒中只須立定脚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
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
批轉卽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旣

上谷答陳世兄

弁澗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間隔未得一候

老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
才從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
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惓惓深荷
注念但某於仕塗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
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
嘗稍有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蒞事
畿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
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謹銘之心腑然斷不敢
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真可謂取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十四

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
長至一官之升沉何足以煩知已耶匆匆未及作札
晤時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曹彝士太史

戊午冰雪中旅店把臂不覺九載喜丹山之鳳遂羽
儀天下而樗櫟散材猶然留滯山城世遇不足言而
學問無能長進良可愧也每思祇候興居因外吏不
敢輒通書都門故雖在至戚殊覺落落然景行之思
固時耿耿胸中捧讀瑤章恍然如置身龜山整庵之

側因知一編得此生色十倍知衛道精進之心卓然
砥柱中流不徒作木天詞賦客敬服敬服年來向往
斯道者雖有人而含糊兩可者實多晚村旣歿益覺
孤寂以晚村之學昌明於廊廟舍先生其誰望哉伏
惟爲道珍重使旋草復種種鍊畧統希俯照不宣

答王新河

郡中握手仰荷教益鄙吝一消何快如之呂先生呻
吟語某所去取與尊意不甚相遠然總不如貴友所
云先儒書不用選宜全刻所見甚高蓋吾輩在簿書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五

匆忙中一時筆削恐未必遂可爲定論且前輩議論
瑕瑜不妨並存俾後人得睹其真面目而討論之愈
覺意味深長縱有病痛正不必爲之揜也俟刻成後
某有所疑數則附志於末使學先生者知所決擇焉
不識可否容另呈正也原書奉歸記室至摘本中間
有數條爲原本所無者今附載於各卷末此亦甚是
但須註一補字於下恐後人以原本相對不知其何
所出也刻樣照朱子遺書而每行加二字甚好但書
旣全刻刻資浩繁宜算字若干應價若干傳知諸同

寅共成勝事可也統祈裁鑒不既

又答安平令陳子萬

春間偶讀崔子真政論有感恐爲酷吏藉口故借足
下誕辰發出一段迂論知爲有識所嗤乃蒙瓊瑤之
報豈所敢當乎田梁老

田梁紫爲中州夙儒素爲湯潛庵先生心折

呻吟

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甚多
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
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草荳一事實非長策
妄意就近采買庶彼善於此敝治巡檢前往料理未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去

知能有就緒否也使旋率復并謝不一

又

前接台翰論及出處在足下年力方壯不應遽作尊
鱸之想若某頭鬚半白今冬必爲藏拙計當就十畝
間追尋村學究事業不能久向簿書作生活矣徐健
庵先生最承惓惓真朱門先達中僅見者某向以外
吏宜安於卑賤不敢輒通一字都門殊覺落落然知
己之感則固常在胸臆間也便札中幸一道及呻吟
語板樣甚精內有一二字應改正者另紙呈閱

又

承教後又復累月時切耿耿蒙發來呻吟語當卽照單分送諸同人所示田先生大序意義深遠發明隨時立教之旨最得前賢心事不勝歎服用以弁首實可爲此書生色中間惟說及王伯安一語微似可商蓋伯安與諸儒大有異同非徒激不激之間也幸致請正之意外有敝同年張武承王學質疑一冊前歲偶爲刊行謹并附致不識田先生以爲何如制藝拙選偶爲初學指點淺陋可笑過蒙獎譽愧何如之承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七

論又奉一部聊供覆瓿使旋草復

又

驚聞尊夫人之變未獲一展微忱罪歎殊甚讀行畧字字可作閨範不但如安仁之悼亡已也崇祀一錄深慰高山景行之思承教自當隨諸君子之後一詠其盛容另呈正田先生來札展卷恭誦篤實真摯之氣溢於言表所云今日沉痾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真可作座右銘蓋昔孟子一生

雖以距楊墨自任而必以對梁惠王數語爲開卷第一義此亦急則治其標之意也田先生可謂善讀孟子者矣覺向來汲汲於朱王之辨者未免氣浮而躁原札敬歸記室恨相去道遠不能一識荊州盡質其所疑也尊跋義精詞確此刺所必不可少者當并田序更求數紙補入前印諸本中匆匆草復不罄

又

契濶良久掣肘情形想同之也前讀尊夫人行畧聞範之妙久心銘之茲奉教言自不敢以不文辭容稍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六

從容一杼固陋呈正至於隆貺則非所敢當相知兄弟中從無此例也樓山先生集向所寤寐未見者得承賜教又蒙賜令兄詩集真惠我無疆矣健庵先生其渴欲請正向以外吏不敢妄瀆惟心仰止明歲當猛圖解組扁舟過玉峰從醉白堂中盡質生平所疑便中希道及宣公奏議寒家有一舊板前印數部到此俱送相知訖容覓便再印呈奉統希垂鑒不盡

又

半載來刺無寧晷旣以散賑而驅馳山谷復以祈雨

而匍匐街衢加以冊籍之駁換上下之牽制俗吏狼
狽至斯極矣目前得雨雖有秋禾之可望難救夏麥
之枯焦鳩鵠之民不能枵腹以待西成如何如何接
台翰知彼此情形大畧相同敝治亦已報過夏災不
知將來作何景象承賜感悼及倡和諸什情文俱極
其至宜巢民先生之擊節不置尊夫人女中大賢非
固陋所能表揚不敢附銘誌之例草成壙記一篇正
欲專人馳上茲附來使呈閱愧不能盡刑于之萬一
傳家宰遺疏其家俱已散逸所存不過十之一二有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九

伊令嗣回札并西山文廟考附呈惟轉達高先生是
荷盧龍前令家叔也舊歲最荷垂愛時切感念外有
耿氏農書一冊以其可佐備旱一籌因重梓之并塵
台覽諸不盡言

答曲沃令蔣

數載弊濶每憶魏里盤桓時恍如昨日足下素敦寬
厚筮仕名封天眷吉人良非偶然好生來辱賜瑤函
兼承嘉貺曷勝感佩恒陽風景蕭條加以硜硜之性
動與時違掣肘萬狀無可爲知已道者想貴治雖云

衝疲舒展尚易吾輩叨朝廷一命無可報稱值此凋
敝之際只有寬卹民力一事當常在胸臆寬得一分
盡吾輩一分之職處刑名錢穀中時時提醒此念如
是而已不識以爲何如貴治咫尺絳州安邑前朝絳
有辛復元先生安有曹自梁先生皆一代名儒其遺
書不識可訪求否儻若惠賜沐大教非淺好兄回車
肅此臨穎神馳

候井陘道李公

三載托庇倂蒙不期忽遭意外世路風波真不可測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然在執事春風沂水襟懷固自險夷如一紛紛變態
何傷叔度汪汪千頃也况自古豪傑往往從艱貞之
時倍加精進蘇子瞻之文章愈窮愈工程伊川之學
問彌困彌粹一番剝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
耶伏惟爲道珍重隴其今歲掣肘益甚萬難支吾
大約冬間必爲藏拙之局聞駕到郡渴欲一叩起居
種種牽制未獲如願肅此附候統希垂鑒

上真定焦軍廳

荷蒙垂愛種種愚鈍得免掣肘曲成之恩非可言謝

道憲執事一項向派靈邑安置原有額設錢糧久已奉裁而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苦累已不可勝言然大約多派之里下苦累在民而官固不難於完辦也今則里長俱已奉憲裁革雖欲私派無處可派而此項費用浩繁欲告無罪惟有賠耳那耳而一蕭然窮員本年錢糧又盡經蠲免賠無可賠那無可那實有難爲無米之炊者敢懇執事俯憐窮邑酌量設法或查無事州縣均攤分任則衆擎易舉或請署印道憲責成本道衙門掛名直堂諸役此輩不下百餘人各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認些須便可竣事使疲邑永免大累十四里鳩鵲之民世世詠甘棠於勿替職之私感刺骨銘心又無足道矣事急情迫冒昧噴陳曷勝悚惕之至

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自庚戌暮春都門追隨函丈不覺十有八載知己之感靡刺不盤旋胸臆世兄來兼領手教得悉起居萬福無任欣慰閣下斗山重望海內瞻仰卽紀事一編迄今史家奉爲指南已足同班馬千古况教育之恩洋溢浙水東西年彌久而聲彌彰雖中遭顛沛家業

寢微閉戶授徒益徵高節其爲及門榮寵何如隴其
樗櫟下材蒙閣下拂拭於塵埃之中初仕江南狼狽
而歸再官畿甸動輒與時違稍將未完整頓亦便當尋
尊鱸滋味終不能脂韋求合強其性所不能也世兄
遠辱荒署蕭然負歉殊深率泐附復統希俯鑒臨楮
曷勝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乏以來無寸
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鬢半白精力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漸衰旣不能有裨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已
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嗤乎故每念乘此
餘年退就十畝間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
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尚爲未完羈絆開
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
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
已過胸中尚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隨昔人萬
一否也况復蹉跎耶恃愛敢一布之

接白翰兼惠教行畧講義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
箕裘而益振何啻邵子文蔡九峰家學相承也儀禮
通解訪求數年僅得經傳正文今大劑告竣何幸如
之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未有刊本前偶見其
備忘一冊篤實正大真足救俗學之弊想尊處必有
其全本表章之責非高翔而誰哉願望弟留節
慎陽汨沒簿書中無一善狀雖聞與學者談及善理
只是村學究善終頭無足道者惟到處勸人讀書公
先生書而已平生雖不能追隨高蹈之風今願讀半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重

白已是藏拙時候畧將未完整頓便當從十畝間溫
尋舊學冀稍有益免終為流俗人也台駕尚在長安
秋間或得一晤未可知便中牽復餘不盡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况何如頃使
來得閱近作克滿流動比舊時功夫大進不勝雀躍
以此入場不難奪鰲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
慎稍有不妥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
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

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
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
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
當書紳總之雖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功名次之
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
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睽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
舟楫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十四

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
爲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
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
動專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鬚半白平生學業
汨沒簿書恐爲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
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冀稍有
得仰報知已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候山東河防朱又韓

前歲承賜曹志考校精確經緯燦然洵諸志之冠佩

教良深頃季飛來知近祉嘉勝欣慰欣慰議河事者
紛紛未有定論正大才脫穎而出之時知將來賈讓
王景事業游必有餘不特曹南一區尸祝無窮也河
漕志不識可惠教否簿書俗吏不應越俎而問司空
之事不過書生舊習欲一窺河濟源流爲讀禹貢地
耳拙刺二種奉正便中附候典居不悉

木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索居山城無一善狀好生歸想能備述梗概不贅賢
昆仲近况如何人生學問正當在失意磨鍊出來勿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五

爲境累也不佞年來爲此問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
他身心上去好生抄數十篇歸曾見否雖尚須刪改
未是定本然大畏意思是要鍼砭學者書自書我自
我之病此意可採取也新春又刻得讀書分年日程
因較對間細閱其工夫次序真可爲學者法今奉到
三部其一部煩寄我園因驢背不能多帶鎮上相知
未能徧及俟下次續奉也外有寄杭州秦定叟先生
札一函不識張雲先處有便可轉達否如無便則與
好生商量寄在宋崑友處轉達可也匆匆不悉

與俞存齋先生

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
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
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藝真超出
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
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
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
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澚或
得以其暇整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五

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
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侯拙刺三種并塵台
鑒統希垂照不盡

與刁再謙

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
頃至恒陽見用六集稍慰饑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
著作爲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
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
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

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答施行唐

前接台翰因往府未及裁報罪罪拙詳已蒙太尊轉申未知撫軍之意若何恐未必有益也容再奉聞鹽憲查積鹽一事前此從未曾有某正在躊躇鹽隨引銷自是正理若云有積則引銷而鹽未去非捏銷乎且其所積不知果引內未銷之鹽乎抑引外夾帶之鹽乎吾輩亦無從查核恐未便竟以有積圖覆也但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商人惟恐一報無積日後有加引之累此亦當爲酌量某意只可以本年荒歉難銷之狀爲之訴苦一番不識以爲何如且宜從緩再看鄰封光景某處若有定稿當另奉正也率復不旣

又

上碑村中竟夕領教荷益非淺兼擾郇厨更覺慙悚承詢學臺供應此費本無正項開銷向多出於里下殊爲累民敝治自革除里長以來俱係捐俸支應上年因城中有官地廟會時市民願賃以開鋪面稍抵

此項之費然亦屬權宜恐非可久之道總之掣肘之事本無良策在高明調劑之何如耳

上房師趙耐菴先生

春間接手教深荷指示兼知老師於公務之暇閉戶讀易惜未能追隨函丈一窺其緒餘也易學至明季龐雜已甚擴而清之因程朱以見義文當於老師是望矣高景逸有易孔叢訪之久未得不知其書何如貴鄉尚有板否一聞拙選偶爲初學指點過蒙獎譽茲再奉到十部外讀書日程二部附呈并望裁正便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天

鴻率泐匆匆不盡

又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世兄來得悉老師近祉康吉深慰羹牆之思竊見古人不朽事業成於林下者較之當途更盛遙想老師靜觀世變閉戶著書必有超出時賢之上者不特明史本末一編足式訓千秋已也惜匏繫一方不獲一親函丈聞其茅塞悵何如之隴其待罪恒南不覺六載素餐之愧與日俱積今年已六旬頭鬚半白行當歸尋三徑一了書生未完之事不能久鹿鹿簿書矣

拙刺三種奉塵台覽掣肘中愧無可以展寸忱者惟
深愧歉耳種種景象世兄歸自能述之不敢瑣贅統
希垂鑒不宣

答栢鄉魏荔彤

接手教并批點王學質疑知足下留心正學師門箕
裘不墜喜何如之自王學盛行以來漸漬於人心高
明之士多陷溺其中不可救藥武承一書刊行不滿
者甚衆甚有欲毀其板者如是下之咄咄歎賞豈可
多得哉嘉靖時粵東陳清瀾曾著學部通辨一書其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元

言朱陸異同尤詳曾見之否近年新刊其書於南中
當另覓奉也外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言工夫次第確
是程朱家法弟新爲刊行謹奉正師門諸書惟知統
偶筆數種已經佩服至奏疏文集譜傳及鑑語約言
諸書俱未得寓目欲悉受讀以當羹牆謹備紙張專
人走刷惟勿吝賜教是荷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答周好生

五月初接台札始悉去冬風波情狀兼知尊體平復
深慰遠懷承諭處逆境之難某於子路問成人章講

義畧敷衍及之似可玩味今歲讀辛復元書并能敬
修學統備載前賢壁立千仞之槩悠悠宇宙固不乏
人吾輩不可自外也一隅集何足辱廣老之盛心恐
翻刻校閱又增賢者一分逆境如何如何若松陽講
義則正須斟酌萬萬未可授梓夏秋間因呈送學臺
又校訂一番改易數處容面時奉正也孚九青年志
向便能如此可謂良友此間別來無他事惟今歲旱
災異常民生甚艱已經題請得 旨量蠲稍救萬分
之一耳平山公於七月中丁艱謝事亦無大虧空目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下便可回籍也便羽匆匆不能多及統候續音

寄曹星佑塔

自去歲八月使者歸後此間卽因旱災上司往來查
勘絡繹不絕錢糧盡行捐免今春又復奉 上諭放
賑簿書煩雜日無寧晷屢欲遣人回南輒復阻滯不
佞久處荒城無一善狀硜硜之性動與時違祇恃方
寸泰然不以得失動於中故雖在掣肘中得免狼狽
看來此道到底難行惟書生舊業更覺津津有味分
年日程一書平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

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者一二年補讀一經可也吾壻試事何如秋闈在轉盼間磨礪以須斯其時矣高發北上過此庶可盤桓望之望之考亭淵源錄奉還此書儘有滋味細閱一番有益於學問不少松陽講義吾壻所見者幾篇今錄一部校對奉寄望細閱之卽未講者亦可類推而見來札云養氣盡心諸章今當漸次及之也刊刻尚未敢輕言恐有粗疎處須細加斟酌方可問世餘俟人歸續悉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與栢鄉魏荔彤

舊冬承賜諸書得窺師門之奧義荷教良多內小學一書最關係風俗人心某欲多印幾本分給邑中士子但其中尚有訛字數十今先將較本呈上望命梓人改正當另差人持紙來刷印也外多識集一書尚未得讀倘有先刷者便中幸一惠教是荷農書一冊附呈統希垂鑒

答嘉定吳生燮臣

初春遠辱光臨匆匆言別殊覺悵然接手札知近履

康泰且剗剗以工夫進益爲念此段光景殊難得也
舊本日程已抄畢謹奉歸記室此本上截所載旁証
甚有益學者惜向未見止據韓求仲刊本付梓不能
令學者盡觀程氏苦心也必將此本重刻乃爲善耳
學部通辨一冊并拙刻日程質疑各二冊附覽其一
隅集及松陽講義俟刷印竟便再寄尊處所有焦弱
侯小學刻本便中倘可一借閱荷甚

荅席子獻臣書

敬讀尊公先生之書網羅宏博皆有關世道之言不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特爲高門一家典型也足下繼述而表章之此純孝
中第一事矣其學淺識踈雖高山知仰不能盡窺其
微奧承命不敢自外敬識數語於簡端豈能揄揚萬
一耶其先後之序考先儒隨手記錄之書多不拘次
序鄙意每卷內凡周程張朱五先生之語應檢出列
於前畧見學術所宗其餘則俱仍舊可也內有字畫
誤謬者臨刻時應檢原書對明魏叔子一傳亦宜并
梓使讀者知尊人大德真能行其所聞尤見是書足
重也肅此奉覆統希台鑒

寄曹星佑壻

南北間隔音問動輒經年一官羈絆未能脫身舊歲
滿擬吾婿秋闈一捷不意又復杳然未識近來用功
何如此道非難事惟屢折而志益銳則將來必勝之
兆也科舉文字固不能不做然須本原上著力要看
作是真實道理不要看作一時應試之事沾沾徒求
之時文中方妙石門近來新劑晚村語義曾看否此
書北方亦甚行可與朱子四書語類相參看外孫能
讀書最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今年會場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

策題亦以小學爲問蓋近日大老中賢者皆留心此
書不可視爲迂濶其他種種來人自能詳之

答李金華

足下生長文靖之鄉而學其學方正之槩已著於恒
陽茲幸借重金華撫殘黎而挽頽俗當於足下是望
矣敝鄉撫軍亦大賢也將來自必有水乳之合意者
天所以成足下乎宋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皆
金華產也其遺書殘闕已甚得大賢訪求而表章之
此尤同志之所共禱其碌碌無能承乏西臺展布實

難惟隕越是懼不審高明何以教之遠辱台翰竚許
過當曷勝惶汗便羽率復統希垂照

答范彪西

捧讀來教知先生於王陳之學舍短取長正與綱目
取荀卿之論一例弟前札恐學者混淆未免過慮來
教云學術一道全在躬行此真大儒名言足救近世
學者空言之病當敬書之座右以當嚴師至詢及靈
壽之政教不覺汗下自計承乏此邦將近七載惟不
敢爲暴而已實無一善狀嘗歎今日事勢百病之源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五

起於民窮故以寬賦稅絕私派爲救時急務然動多
肘掣不能盡如其意至民風士習興起之猶易變化
之尤難孟子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雖由火之
難熄亦由在已之水止一杯耳今雖僥倖量移然猶
是火也猶是水也且頭鬚已白壯猶不如人况老乎
每念先生超然泉石讀書樂道乃真當今第一流此
處未能決斷又何他躬行之可言惟高明有以啓迪
之辛先生經世碩畫敬拜受教其他著述有可賜教

者并祈不棄統希垂鑒

答周好生

別後留滯山城者又二年無日不在掣肘中救過不
遑家鄉音問遂爾澗絕今夏忽蒙量移初意謂或可
稍展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孫綽遂初之念
倍殷於昔接來札尚期望之深惶恐惶恐一隅集猥
蒙重刺極承雅愛但恐未必能多行徒費足下一番
經營耳至如來札所云欲將入科問答附刊集後斷
斷不可此係偶然評閱未經刪削豈可問世久經棄
置不知足下從何處見之萬祈爲之藏拙不可畫蛇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五

添足也崑友習是編可佩服者極多但亦有繁碎處
竊欲爲之酌量刪減輒以簿書牽制而止故久未爲
作序便時幸先道意容續圖請正京邸無他善狀惟
覺紛紜熙擾中此心耿耿如故匆匆不多及

與曹翁臻萊

屈指契濶不覺九載令郎到京得悉近社深慰渴思
其自慙固陋留滯都門無一善狀夏間幾蹈不測僥
倖得免掣肘情形莫可言喻愈覺親翁優游園亭真
爲至樂曾點之春風沂水賢於僕僕風塵者多矣令

郎一番遠遊恢擴見聞不爲無益至於時局功名則
某深知其不佳不欲以此損少年之志氣勸其專心
致志於正塗求一出頭以爲顯揚計不識以爲何如
聞令孫今歲亦已就試愚意亦不必汲汲與其勉強
早入泮不如多讀幾年書使之學問充足下筆沛然
不患功名不到手此一生受用不盡之道若一味欲
速未培其根先求其華總得僥倖恐病痛非小此某
年來閱歷人情世態所見如此敢以質之高明此間
種種景象令郎歸自能道之不贅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庚

與叔元旂翁

吾叔歸後諸事日積又以沿海軍工上臺臨縣益加
繁擾苦不可言錢糧完數寥寥當此荒月雖加鞭扑
終無濟事惟有坐受承差之逼迫而已南翔盜案頗
有葛藤然此有大數非姪所憂時局中事必不能爲
諸友多以爲倔強實非倔強也解銀一事以往來協
助之人未定故暫令張錦何瑞元爲之此元非長策
只可權宜一時俟吾叔來再商之可也匆匆不能盡

言總望吾叔撥冗卽至是荷懇切懇切

夏間寓匏南歸姪附一信想已入覽嗣後兩次信歸俱匆匆不及作字然靈壽景象吾叔必已知其大概矣此邑接連山右幸不當衝錢糧亦少而易完但地瘠民貧在真郡三十州縣中最爲貧苦又連年荒旱憔悴不堪又有協濟鄰郡之苦以姪處此雖簡僻相宜而撫字亦正不易惟喜上臺皆寬仁長者凡事俱在情理之內絕不似南中光景署中覺人太少故急欲家眷北來然路途遙遠須得老成照管方能放心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七

姪雖囑履平弟同來然渠未曾經歷長途必欲吾叔撥冗一來姪到此會計一年經費僅可支持此番人歸手無一文北來盤費未有着落吾叔可於城中覓主緩急百金妙甚家中種種俱望主裁凡事經吾叔剖斷姪無不心服前承吾叔惓惓爲姪螽斯計最荷至愛目前匆匆似難及此萬一有可商量者并望留神威叔貽孫不及另札俱乞此致吾叔來須乘騾轎不可惜小費跨騾也并囑

別後不覺已經月未審吾叔何日抵家長途不困頓
否懸念懸念月餘來署中頗無事惟奉憲檄催取縣
志甚急不免拮据今抄本已告竣送府付梓則尚未
有期也錢糧忽遇 特恩蠲免三分之一歡聲徧山
谷時事之最可喜者守道竟不起巡道以易州一案
降調半月之內兩臺盡更殊出意外偶筆匆匆不盡

又

別來忽復經年吾叔近社如何懸念懸念恆陽光景
舊冬幾在昏黑中幸逢新撫到任氣象一新州縣得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又

偷安無事但民生不辰地方災祲叠見舊歲水今歲
蝗百計籌持不能救其萬一至一官之蕭條固無足
道也吾鄉景象不知若何因予馨久病思歸急不能
待此中近狀予老能述之匆匆不悉

又

吾叔南旋不覺再易星霜耿耿何如此閒兩年變態
叠出所遇上臺非臭味之不投則意見之不合莫非
命也固無足道葦鱸之想時在胸臆晤期當不甚遠
家鄉光景如何北方去歲遭蝗蝻氣象蕭條今歲幸

錢糧盡蠲稍有起色然此時尚未有雨二麥可慮將來又未知作何景狀也署中俱平安但澹泊之狀比舊更甚耳威叔聞已選拔可喜之甚不及另札望道意縣志并雜刻呈閱匆匆不悉

又

舊秋接來札知吾叔近履佳勝一慰遠懷姪浮沉此地愈久愈困一官偃蹇非關世局只是學問不長進之故地方幸去歲錢糧蠲免民力稍舒今春覺有起色將來亦可藉此遂葺鱸之願矣嘉邑未完殊出意外造船一項不見移咨直撫必已在赦內倘有混擾回之可也讀叔祖兩傳簡核精確無可更易姪意欲待詩學稍進作一長歌以誌高山之仰而日來胸次冗雜未能成章容續成上正

又

去秋人歸匆匆不及作一字冬春以來地方有蠲賑之事刻無寧晷家鄉音問不勝遼闊六月中到都門見子展弟知吾叔近祉佳勝欣慰欣慰姪此番行取出人意外初欲借此告假回南而勢不容遲只得勉

強到部且再看光景何如此時言路甚是煩難且蕭然一身在長安中亦大費躊躇不勝進退維谷如何如何種種景象六符叔歸自能詳之不贅

又

家眷回南時有一札呈吾叔想已入覽十月終旬文端叔到京接吾叔手札知近社佳勝深慰遠懷姪數年來尊鱸之想時刻在胸一番行取初意或可稍展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吾叔陽城有待之言固屬老成之識然恐不若孫綽之遂初更爲高妙也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四

如何如何松陽講義尚屬草本乃蒙付梓恐迂愚之說未必能行徒費吾叔一番經營也所寄刻本中多差字想係傳寫之訛特託思遠弟較對尚未能盡前三兒帶歸一本乃姪所自較可取一對改正爲妙有脫落字句者不妨雙行補入承命率作一序亦殊不文聊志其大略耳并呈上叔祖至行時時在念因不敢草率屬筆只管蹉跎心境稍閑卽當有以報命匆勿不多及

又

兩接吾叔手札知起居住勝深慰遠懷一隅集松陽
講義復累吾叔尤覺無謂不知可稍償刻貲不至大
折否講義止此一百十餘章無續做者蓋此只是完
靈壽一局原不必其全也刻成幸寄數部到京是荷
姪在都門終日鹿鹿無一善狀時事甚難言路恐不
可久居如何如何

又

初夏人歸有一札呈上想已入覽姪以不能隨衆於
六月中幾遭奇禍雖蒙寬免而勢甚可畏目前又未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聖

敢便告假不意世局之險至此然只是聽命無他法
也嘉定有未完二件一係邊海城垣核減銀一係河
工解費問之部中此二案內俱拖遲未完若到原籍
來催照前回覆可也望吾叔留神姚親翁在京並無
他舉動已有南歸之意拜聞餘不悉

又

中秋虞山館歸匆匆即去未得圖晤講義稿本校畢
呈上但目下未能料理紙張如何如何序文不必另
刻附數行於目錄後

用此體甚覺古雅不識吾叔以爲何如今并寫一式
呈上種種晤悉不一

與三兒宸徵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
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
初十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
十日奉補四川道之旨廿四日到任隨奉堂派協理
山東道事所管者稽察各省刑名事件此尚不難料
理惟求盡言職則甚棘手我於十月初七日上畿輔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望

民情一疏自謂委曲之甚見者猶目爲慙面奏時雖
蒙 皇上首肯竟阻於部議可歎可歎大抵目前時
勢甚難且看光景我寓中盤費目前僅可支持未能
照管家中汝母子到家必甚窘迫只得與五叔商量
可且借飯米數擔俟過新春再商接濟之法也家中
光景可一一寫示我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
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
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
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

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
味元祈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字若欲將
汝帶歸之本較對可卽送去但對畢可卽將原本取
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徐名世沐者講書
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松
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又

正月初五接元祈叔祖札始知家眷於十一月初八
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聖

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可有人來須人到方
可遣歸接濟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
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
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立法先
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
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
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
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
也目前旣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優

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
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我意欲於
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看光景五
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說聲

又

我自二月初六日欽點會場外監試至三月初一日
揭曉始回寓初七日用中及黃大等到見汝兩字洞
悉家中光景此等艱難之狀不涉歷不知到處可長
學問不可但心焦至於讀書在家中杜門靜坐須依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器

我平日話頭去做工夫不可優忽過日一無長進旁
人之言不可輕信須要辨其是非自家立箇主張常
將小學近思錄之言放在胸中去聽人言便如以鏡
照物自然是非了然我在京安好不必挂念但常想
南歸未有機會耳倘秋閒未得歸汝當到京來時須
用騾轎不可勉強跨騾長途比不得靈壽至京也汝
雖在家我心常在汝身上汝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其餘京中光景黃大歸自能言之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
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
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 旨意甚好然未知部
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閒到京然須再看光景
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量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
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
舉業尚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
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
已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巽

工夫一一寫示我然日閒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
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
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
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
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
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
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

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曰
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
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
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
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
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
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
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誦讀深思則可爲聖
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巽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
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
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
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
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預先要開薦分明自處
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

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

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與武修弟

今年正月內始聞大姪之變深可痛惜此最樸實人天何以使至此我遠在京不能少申其意附代奠些須弟可爲我備一享祀以慰其靈痛甚痛甚弟今止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七

有兩姪當爲其婚姻計此是目前第一要務然亦不必心焦自然水到渠成也我在京甚多掣肘未知將來若何弟明歲館地且看我光景如何再作計較可也種種黃大自能言之不多及

與用中姪

見喜姪札知爲天津靳公所招不勝欣慰靳公居官服政極爲謹飭愚向在都門熟聞其概况河臺先生之立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渠令弟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

但相與之間必須誠敬方可爲久訓課之法必導以
聖賢路頭如小學等書不可不授與幕友相接要極
和婉之中須有一番主張不可爲所轉脚跟也大槪
作幕者自有一種氣習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
知吾姪雖有定見然愚不得不囑至於館政之暇自
家學業斷不可荒廢愚自南旋以來卽謝去世故舌
耕餬口仍館席氏日對古昔聖賢較之宦途鹿鹿倍
覺綽然自豫東翁從未識荆可道我景慕之意羽便
附此不盡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哭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余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
複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
其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冊不入於此依朱
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
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遇有他事當酬應畢輒復思
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而後止自戊戌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一

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粗知讀書之門
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
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
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部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
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有先儒
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淡而實關學術之得失者不知
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
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
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

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恚於後也故嘗積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皆欲得而觀焉或且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松陽講義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二

發問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二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敘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與自泐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嘗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

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追尸素之慚云耳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於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沉淪於虛寂視童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鬻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學術之得失世運所由盛衰也然當衆說紛紜之日非深識遠見之士不能斷而得其所宗今天下以四

書課士使天下士浸灌於孔孟之言以培其德而閑其心斯固教化之本而治平之原也然天下之言四書者嘗紛紛其莫定矣習功利者以功利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功利也溺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卑瑣無識者既得其貌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挾之以自申其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學聖之人而不識其真以爲是直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其行漸涵浸清不可復變卽或覺其非矣而其雄論宏辯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四

洞心駭目汨沒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振於是孔孟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而適以墮天下之行蓋自漢以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勝數而其借以開覺於天下者亦代不乏焉有宋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覩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真而紛紛之說不足以惑之其道雖未盡行於宋而明興尊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洪永成法之間上非此不以爲教下非此不以爲學天下之言有不出於程朱者如怪物焉不待禁令而

衆共棄之學術正而耳目一是故朝多純德之彥野
皆方正之儒治化之隆幾比三代有由然也嘉隆以
降教弛而俗衰天下之言不歸功利則歸虛無不以
程朱爲迂闊則以爲支離縱橫之習佛老之餘皆陰
託於孔孟以誑惑於天下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彼
程朱所言非孔孟之真也嗚呼是何異適越而北其
轍而曰此越之道也哉又何怪政日亂而俗日敗以
至於不可救藥也故嘗論之曰明之所以盛者程朱
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聖人復起不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五

易斯言矣武塘周永瞻先生隴其父執也以所著四
書斷示隴其隴其受而讀之其書剖析疑似貫串義
理固後學之津梁而其大綱則以程朱爲宗者也方
先生之始爲是書天下之紛紛於異說者猶未定也
先生獨識其正而斷然從之以爲學者倡今 天子
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於世士之執筆爲文章者
非其言不敢道非其書不敢讀雖未能踐其實而其
學已不詭於正駁駸乎洪永成弘之初矣然後服先
生之能斷而得所宗也隴其讀先生之書益慨然於

學術之不可不慎先生留心世道其於古今治亂之故思之熟矣其必以隴其之言爲不誣乎敢序以質之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問集註而外有輯略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真氏仁山金氏雲峰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彙爲大全懸示於上以爲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六

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間至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別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舉陽儒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爲所奪者鮮矣

吾邑周雲虬先生潛心於諸家之說者四十餘年輯
爲集義一編嘗北走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
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
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時聞陽明之名而竊
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以宋儒爲不足
學三十以來始沉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
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及考
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
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岐而風俗壞則詆程朱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七

之明效也每論啓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
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爲今之學非尊程朱黜
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爲怪嘗思就大賢君子
而正之適雲虬先生以集義自敘寄示雖未讀全書
而莊誦其敘則所宗者考亭也所訾者文成也所追
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隆以後也撥浮雲而
見白日我知先生有同心矣敢一言以附於其書之
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行故其言曰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不使並進此董生

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絕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握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朱子語類後序

代

語類一書朱子所以闡道妙而淑人心者具在宗朱子者宜茲誦不置而卷帙繁衍未能卒讀魏里幾亭陳先生擇其尤要者釐爲十一卷復於其中採其說之切於六經四書者別爲經解十四卷使讀者便其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八

簡要樂其條貫誠紫陽氏之功臣也書甫成而先生已全節爲完人遂不及盛行於世板亦多散佚余不敏幸生理學昌明之日竊欲表章語類用佐 聖朝崇尚朱子之意樂陳先生之先得我心也就其家購求原板訂補其缺復成完書以公海內慨自朱陸異同之說與聚訟千古以必不可已之學而謂其殊途合轍也異哉謂陸之學尚高明所以接上根一路朱之學尚實踐所以接中下者流然則是朱子者有實踐而無高明可以接中下而不可以接上根乎未得

其門未升其堂未入其室徒爲調停之說適足見其
妄而爲朱子竊笑焉耳以余所見羅整菴困知記丘
文莊朱子學的陳清瀾學部通辨皆爲朱子洗剔其
眉目而或猶爲晚年定論援朱入陸顛倒附會以文
其說不信朱子可也誣朱子可乎是編第芟其煩冗
正其互異擷其菁華恰還朱子眉目公諸海內使爲
士者益生尊信之心端在於是余始祖與考亭之祖
同源而分派况是書爲理學正宗方且人奉高曾家
珍弓冶余小子敢辭不敏而不爲表章哉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九

文廟考略序

文廟考略一卷大興西山張先生提督江南學政時
輯以示多士者也其書備詳先賢先儒之名氏行蹟
附以禮樂器數皆學者所不可不知先生又慨然於
金谿新建之從祀不無遺議而著其意於篇首俾學
者知陽儒陰釋之非尤可謂卓然者矣先生令子塏
署靈壽教諭攜其板至任一時滹沱衛水之濱窮鄉
甕牖之士皆得聞聖學淵源二千年來之賢若儒歷
在目前高山景行之思油然而生不亦善乎教諭君

又恐士子習其文而未識先生輯書深意也請余一
言導之余因推先生之意告諸生曰先生之爲是書
非欲諸生知先賢先儒姓氏爵里與夫從祀之歲月
已也又非欲諸生徒誦其嘉言懿行已也論語不云
乎見賢思齊焉見賢而弗思齊猶弗見也且賢又非
難齊者也乍而觀之其巍然於百世之上者似不可
幾及考其實不過居敬窮理循序深造而至乎其域
者耳又非高遠難行之事諸生誠因是而奮興焉退
而求之六經語孟以及周程張朱子之書博學審問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十

慎思明辨而篤行焉精之一之真積力久安知今日
之興起於滹沱衛水閒者不將有紹洙泗繼洛閩接
河津餘干又爲後人之高山景行者哉能如是庶幾
無負先生輯書之旨與教諭君攜板之意若徒推而
尊之謂是古昔聖賢天授非人力而不知此心此理
之同如窶人之視隋珠和璧徒見其光輝燦爛目眩
心駭自分爲終身必不可得之物則是書亦徒爲陳
編而已先生尚有儒宗理要孝經衍義諸書與是書
相表裏教諭君方將盡推其家學以與諸生共砥礪

然必俟其憤而後啓悱而後發諸生其勉乎哉

四禮輯宜序

儒者言禮詳則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約則有朱子家禮是二書者萬世規矩準繩也人道之綱紀備矣但自世教衰其書雖存講求而率由之者蓋少後生小子見其父兄師友未嘗從事於是也雖有舉而示之者亦且以爲迂遠不可行吾知隨俗而已安用是爲哉而秉禮之主亦不能強以其素所不習者一朝歸我範圍使其一鄉一邑之間先有人焉啓其端而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七

動其心然後示以禮之全何至如爰居之駭鐘鼓乎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靈壽馬介愍公嘗本朱子意作四禮輯宜一卷以示其鄉之人其書與紫陽原書雖間有出入然其惓惓爲風俗人心計亦至矣學者觀之則知禮非迂遠不可行之物由是而求之家禮又由是而求之儀禮經傳吾知其不難耳其爲操縵雜服也不亦多乎惜自兵燹以後板毀不存漸就湮沒後進之士且不知先生有是書又何論朱子所考定者哉馬氏子孫謀復梓而

傳之余喜其能承先人之志可以挽頽風敝俗漸納之規矩準繩之中也而爲之序今而後讀紫陽之書者當勿河漢也矣

呻吟語序

呻吟語者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謂之呻吟者先生自視其身若常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而克之勇自不能已故以是名其書蓋嘗論之人之生具仁義禮智之性然不能無氣稟之偏及其感物而動則又有物欲之蔽故自大賢以下鮮有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無病者其所以能不汨於流俗而卓然爲天地間偉人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也易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治之也難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博文約禮顏子之呻吟也臨深履薄曾子之呻吟也戒慎恐懼子思之呻吟也知言養氣孟子之呻吟也人徒見其德之成晬面盎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天蟠地繼往開來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吾見今人之病多矣能知其病者有幾氣質之不能變化物欲之不能掃除意必

同我之念膠於中聲色貨利之私誘於外豈徒不呻吟而已哉方且揚揚自得以爲快意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無所不爲此和扁所以望而却步也使能呻吟如先生庶幾其有瘳乎先生當萬曆之世天下方日弊卑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蓊莽生民塗炭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爲學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間有出入者亦少矣呻吟之功大矣哉是書止寧陵有板未能遠播購者艱難康熙丁卯孟夏真定諸州縣以公事會於郡城語及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七

同寅協恭之義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爲約適王子益仲先生鄉人也攜是書在郡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則吾同人其庶幾矣遂謀協力梓之余喜先生之書得廣其傳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於流俗也謹敘於末是舉也賢於蘭亭之一觴一詠豈不遠哉

王學質疑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

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脩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卽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埽見聞埽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古

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谿海門之徒挾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閒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特不盡埽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菴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村大聲疾呼毅然以

闢陽明爲已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如斯信乎德之
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抑愚又有懼焉當陽明
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
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
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
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
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
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
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五

蓄艾之術也哉

王學質疑後序

余旣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
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略述其生平
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
爲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
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
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宏詞授
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

贊善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開邪衛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明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真許而光芒橫肆如陽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七

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爲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竑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閹宦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爲伍盡露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獎借後進故競爲之掩飾謂東陽若去縉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心之論也五年之中冤死者不可勝數縉紳之禍亦已至

矣李公拱手而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詭以爲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齎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此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

王學考序

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沒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七

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聞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以良師友磨礱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

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

六諭集解序

士讀聖賢書無有肯虐民者然孔子謂不教而殺謂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六

之虐今之教比古之司徒黨正三物六行爲何如也有毫髮不如古而怒民之犯法從而刑之皆虐也然則吾輩今日坐於民上懲姦勦暴操三尺以從事雖事事咸當厥辜敢自謂不虐乎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痛哉言乎 朝廷未嘗無教民之法今州縣所奉行六諭明白正大二十四字中一部大學修齊治平之旨犁然具備雖蚩蚩之民咸可通曉與古之三物六行何異而移風易俗未收其效是有司之過也余承乏靈壽目擊民情不古每思孔曾之言

不勝愧懼閒嘗巡行村野取六諭之義爲之講解又
恐其入於耳者不能不久而忘也因梓以授之冀其
漸磨於仁義而自遠於刑罰然七年之病必三年之
艾是求車薪之火非一杯之水能救斯民之漸漬於
薄俗久矣豈區區一卷之書朔望一讀其遂能勝殘
去殺釋吾愧懼耶亦以是啓其端云耳若夫擴而充
之引而伸之俾家喻戶曉淪肌浹膚邪穢盡滌渣滓
盡融則視乎繼自今而往行之何如耳天下無不可
化之民而亦無易化之民其必如程子之於上元扶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九

溝朱子之於同安南康盡吾居敬窮理之學勞來而
匡直焉庶幾免於虐也夫

陸桴亭思辨錄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
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
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
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
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
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

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
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
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
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
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
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
余家居時間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
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
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
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
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
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
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
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
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
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
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

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諱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靜中吟序

性理大全一書明初學者奉爲規矩準繩其時士行醇而風俗隆蓋其學使然也自中葉而後胥溺於詞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主

章記誦陽儒陰釋之學此書雖存無復講求而涵泳之者風俗之壞有由然矣今

朝廷尊崇正學士非

程朱之言弗敢道於是此書復行於天下然多襲其皮膚以塞功令求其真信而篤好之者亦罕其人焉

三韓梁震先作靜中吟一卷其於太極西銘之旨伊

川考亭之論言之親切有味不啻燭照數計蓋其講

求而涵泳之者深矣以是風於天下尚有甘自溺於

俗學而以性理爲迂者其亦可翻然也夫適余鄉馬

子以是示余余喜正學之將昌而風俗之將隆也因

書於其簡端以誌欣慕之意云

功行錄廣義序

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
同或以義禁或以福怵而戒同夫禍福之於善惡猶
影之於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
言禍福也者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
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肖其
見于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雖不以欲福
而爲善不以畏禍而不爲惡而夫子猶曰君子懷刑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是以聖賢自勉而恆以不肖自防也於乎此其所以
爲君子與周禮司徒掌邦教以擾安邦國保息六以
養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月吉
而始和歲終而受會鄉州黨族閭比之中莫不以時
而讀法故其爲教也有本有根博而貫簡而詳蕩蕩
焉平乎焉無細碎蔓衍之說而其時之人亦但以爲
道而不以爲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吉凶休咎之說
僅見於聖君賢相之誥誡而非所以爲教民之具明

明葉常絕地天通此其所以爲盛也聖賢不作教化

不明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人之所不及而又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累黍而當時鮮不以爲杳渺而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而微而變者又不能以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靡所不爲仁人君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禍淫之迹而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懸一律令於屋漏之中戶置一斧鉞於衽席之上使覽者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惕然於心以去其所疑而堅其所畏雖其言若屑屑焉而離類析歸鉤深索隱略顯惡而嚴隱慝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獨之助與宋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王道不明於上而夫子作春秋今雖萬不敢比是而意則庶幾焉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雖然旣已有作則雖盛世有所不廢又豈獨不廢而已必將爲之敷暢其說擴其所未備闡其

所未至以丁寧天下之耳目而惟恐其不信以從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膠邑李子葆奇守九蘭所輯功行錄廣義蓋本功過格而敷暢其說者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嗚呼士君子得志於時身任民物之責舉先生之教而明之大綱舉萬目張無取乎細碎蔓衍之說而所以勸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則是書可以不作今李子旣不得志於時蘊其意而無所發蒿目而不能已於言而又不欲其言之大且深以無當於流俗也乃取夫世所易信之書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十四

廣爲行說平易樸茂不飾不文而勤懇曲至應規入矩期無失於聖賢之意而後已昔賢有云不爲良相則願爲良醫李子之書其亦世之藥石與假令李子得有爲之柄以行其所欲而不徒見諸空言其所就果當何如也

詒安錄序

余向客武塘與沈淵伯先生共晨夕有年見其所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而先生又不欲僅以詩文自居時時以古道相勗嘗慨世之浮薄殘刻如江河日下

而不可止而欲以篤實忠厚之道維持而挽回之蓋
每談論及之未嘗不歎息致意數年以來余與先生
雖各居一方然嘗佩服之不敢忘今年夏月先生扁
舟至嚶城既敘契闊卽出一編示余顏曰諒安錄余
展而讀之則向之晨夕談論歎息致意者皆聚於一
編中先生又謂此吾筆以諒吾子焉耳使知浮薄殘
刻非所以爲安而此乃所以爲安也其庶幾乎噫此
豈獨可以諒先生之子哉夫世之罹殃蹈尤而不知
止者彼豈好危而惡安哉蓋未有以安之道告之者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五

故莫危於浮薄而彼且以浮薄爲安莫危於殘刻而
彼且以殘刻爲安方其習焉而不覺膠固於其中而
不知變方且自以爲得計而不知其所以爲安者乃
其所以爲危也使人焉持先生之書以告之使知
如是則危如是則安其孰肯舍安而就危耶士庶人
而知此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鄉卿大夫而知此
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國小可以安一家大可以
安天下其所維持而挽回者多矣是豈獨可以諒先
生之子哉余旣喜先生之來得慰數年契闊而又喜

是書之成行將使古道復敦於天下遂操筆而爲之
敘

詒安錄後序

淵伯先生旣以詒安錄授予予授而讀之凡先生之
所言者皆予之所欲言者也先生復指其後一條示
余曰與子不合者獨此耳予取而視之大約言三教
之合一尊佛老卽所以尊孔孟也先生知予持三教
異同之辨甚嚴而不欲自易其說所謂各成其是者
耶然予竊有請焉夫三教之不同若黑白然白者之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五

不可爲黑猶夫黑者不可爲白必欲合黑白而一之
寧有是理乎爲此說者蓋因近世學者不能深究天
道之微不幸溺於其學又知不可自絕於孔孟乃牽
合附會以自掩蓋焉耳豈通論哉以先生之文學行
誼後學楷模因近年以來偶涉獵於神仙而深有取
於其說吾知其終當改正而未必守爲定論也先生
若以余之言淺陋不足信則古之大儒如程子朱子
以及近世敬軒敬齋整菴諸子皆嘗辨之其遺書具
在取而讀之則黑白明而取舍定矣以先生之學力

而爲此豈其難哉先生旣以文學行誼自振流俗偶
濡迹於異端而又不憚改絃易轍粹然一出於正後
之人讀詒安一錄考其前後本末豈不益歎先生之
勇於從善而不可及也哉雖與程朱諸大儒爭光可
也

畜德錄序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
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
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說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毛

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何稽阮浸灌於虛無而
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
來俗衰學駁偏僻之說淫艷之詞所以眩人耳目撼
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之市百怪之物具陳
非志定守固其不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靡麗者幾
希取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故今
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卽讀書之弊亦
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慎收之不離乎
規矩準繩則可以養其心而爲吾道之羽翼矣席子

獻臣奉其先尊人文輿公所纂畜德錄示予曰昔我祖太僕公有格言類編一書我先人謹承先志搜補而廣之平生不好聲伎玩物嬉戲之具而獨皇皇是書病革時猶置簀土俯首睨視予授而讀之則上自周秦下迄近代學士大夫之嘉言懿行萃焉網羅博而取舍當內之有益於身心外之有補於世道非如晉人世說長傲助輕唐人藝文類聚諸書編輯風雲月露已也可謂精擇而慎收者矣予聞文輿性孝友好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雖久病應得官而未仕三魚堂文集卷之人

三

不及見之政事而其篤行於門內施及於鄉黨者事皆可爲法江西魏叔子不妄譽人者也爲席舍人傳曰雖沒而祭於社無忝焉是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哉吾以是益知人心之不可不養而所以浸灌之者不可不擇也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讀書亦然天下浮誇放僻之書其爲楚言者多矣不擇而取之弊可勝窮耶取舍如文輿庶幾弗畔於道也夫

蘇眉聲讀史影言序

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此史所由尚也然史之可以爲後世師者亦顧其讀之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書讀之而長僞增浮者有矣况乎後世之史邪正錯出是非混淆學者以無主之中涉獵其閒所見爲是者未必是而所見爲非者未必非安在其可師哉中有主矣讀之而是非不謬矣而見其表不見其裏知其顯不知其微得其成敗之迹而不知其所以成敗者議論侃然而膠固難通又安在其可師哉表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裏顯微皆見矣得其所所以成敗矣而言之無關於當世得失之林如對病者而談梁肉對飢者而陳藥石藥非不精而肉非不美也然而所陳非所急也讀史者豈不難哉蘇眉聲先生以所著讀史影言示予予讀之其是非皆本經術其論事必推見至隱自源及流如醫者之洞見五臟而其指陳愷切寄託深遠尤有鶴鳴沔水詩人殷勤諷諫之思焉蓋信乎可謂善讀史者矣昔司馬子長述貨殖游俠特以自舒其孤憤而不知是非謬於聖人歐陽子於柴守禮石敬儒

之事反覆致意欲以自解其濮議而未免欲蓋彌彰
何如眉聲之所論列皆爲風俗人心起見而不激不
亢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乎嗚呼自秦漢以來治亂
如循環使治世之事長爲法於天下則治可長治亂
世之事長爲鑒於天下則亂不復亂而高曾之事視
若弁髦前車已覆後車不鑒者比比而是也使時有
好古篤論之儒如先生者提撕警覺其開亦何至沉
溺不反不可救藥乎先生著述甚富此特其一斑而
其關係於世已如此他日盡出其所著以爲天下準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辛

的其足以法今傳後又不知當何如也

蘇書序

和州成吾存諱性號杏懷居官直言言天下事切中
利病亦近世賢者也嘗刊其所作雜文一卷名曰蘇
書其書中自言無日不會客所不會者塵容俗狀之
人而已無日不言懷所不言者增租益室之談而已
因歷敘郭林宗以下數十人謂此數十人者一日不
會則鄙吝生一日不與言則心胸結此其立意高曠
卓然塵表矣然所謂數十人者上不及孔孟下不及

程朱近世則不知有河津餘干而荆軻聶政朱家郭
解劉伶阮籍以至李卓吾皆得與於其閒何其取舍
之異若是哉甚矣道之不明賢者往往入於岐途而
不覺雖其天資之高有不盡汨沒者然其爲累必多
矣豈不可惜也哉余嘗見張武承跋鄒忠介儒宗語
略曰讀此書知先生所學之虛浮也於宋獨取陸楊
而姑以明道先之於明獨取陽明而兼以白沙心齋
配之兩代大儒若伊川晦庵河津餘干盡可刪而去
也忠介所學若是亦何怪其立朝事業僅止於是耶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知言哉武承乎

嘉定縣加編錄序

余蒞嘉定之二年奉部議以催科不力罷黜旣謝事
乃進其民謂之曰吾爲吏無狀罷黜固宜但願爾民
繼自今以往早完官課無或後時者民郁某等進曰
吾儕小人非不知急公之義也往者故明之時吾嘉
民之完課常爲諸邑先吏於茲者皆獲上考豈昔之
民良而今之民頑耶蓋昔賦輕而今賦重爾姑以康

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曆三十七年之賦役全書較

之加增者蓋九萬有奇而自十二年以後軍興之所
增者不在焉然則民安得不困而賦安得不逋豈其
甘爲頑民哉因以其所輯加編錄示予予閱之喟然
歎息無以對也夫主持國計者未有不知民力之當
惜也特以一事偶加未必病民不知今歲加若干焉
明歲加若干焉加者不可復減後者又復議加積而
計之民其能堪乎最爾嘉定其土瘠民貧較之明季
日甚而賦之加多如此其死於催科與流離失所者
可勝計耶且夫九萬之中如地畝九釐之銀三庫四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部折色之增猶爲他邑所同若官布折色之驟增至
二萬八千有奇省衛行月之驟增二萬六千有奇則
嘉定所獨也他邑之增不至如嘉定之多而猶不堪
命然則嘉定之民日困而逋日積何怪也方且流離
轉死之是懼而何暇顧其官之考成哉長此不已吾
不知數年之後更當何如矣或曰子不知今之軍需
孔急耶 朝廷固無日不以百姓爲念苟四方底定
自然漸次減除方將蠲蘇松之浮糧去沿海之坍荒
復九分考成之舊法豈特如萬曆所行而已哉子何

憂焉而今則非當言之時也然予又有說焉夫民之困憊有旦夕不能待之勢而恤民者亦當隨時而爲之計故四方底定仁政盡行固斯民萬世之福也卽以目前計之亦宜斟酌於緩急之間調劑其輕重之平去其太甚而救其顛沛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惠焉則是編也固仁人憂國者所宜急進矣

靈壽縣志序

靈壽於真定三十二州縣中最爲瘠壤其民遇豐歲豆飯藿羹僅免溝壑一遇水旱蝥螽之災流離轉死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不可救藥蓋在前代已然兵燹之後元氣益復衰耗以故文獻散佚無徵按史傳所記故事詢之土人無有能道之者大禹治衛疏鑿河所鮮虞中山之時疆理若何武靈衛文屯兵何方昌國君遺址安在樂叔繼封何鄉何里邳侯食采第宅何存何年始廢曹武惠韓忠獻父子聚族何村始遷何代大聖大賢之故迹如煙雲之過目不可復求穆然徒見滹沱流而太行峙而已卽戶口之盛衰賦役之繁簡典禮之廢興自明以前亦湮沒不可考豈不可慨也哉國學生傅

君維樵憫舊志之殘缺網羅放失舊聞彙緝成編藏於家塾筆削詳略具有法度不鑿不濫然其已湮沒者亦未如之何也適余奉部檄徵縣志因取其書稍爲更定附以管見分爲十卷聊以備採擇云耳閱是編者見其土瘠民窮慨然思爲政者宜安靜不宜紛更寧損上母損下宜便民母便官則可矣若曰一方之文獻在是則余與傳君皆不能無慨焉

傅氏家乘序

故吏部尚書惺涵傅公暨少保掌雷傅公父子先後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三

居高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靈壽傅氏於是乎始大天下共仰其勳名而莫知其何以至此也余至靈壽見其家乘載其先槐軒巖軒樸菴諸公累世積德敦龐醇固然後知二公之彪炳於宇宙者其來有自譬諸水然有星宿之源然後有龍門砥柱之奇有岷嶓之源然後有彭蠡中江北江之盛未有無其源而其流汪洋浩淼者也亦未有有其源而無其流者也特患閉塞壅遏之則亦終於涸耳有人焉引而導之豈有不滔滔汨汨者哉然則求水之盛而不涸無他亦

嘗濬其源而已求家之盛而不衰無他亦常積其德而已故二公者特善濬焉者也使傅氏子孫皆能濬焉常如槐軒巖軒樸菴之敦龐醇固則其昌熾豈有艾哉輯家乘者冢宰公季子維禔也好文而篤行有父祖風昔范宣子自言其先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而叔孫穆子云此之爲世祿不如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余嘗疑御龍豕韋以來必代有明德故能久而不廢廢而復興宣子不知推原其本而徒誇其氏族之盛所以紕於穆子今傅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壹

君輯家乘能歷歷道其先世之本末知其所重在世德不在世祿賢於宣子遠矣傅氏之源其再濬於此也夫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序

黃陶菴先生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旣又思之自變故以來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一

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

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
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
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
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
前賢如婁人之衰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
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
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
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
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况乎其
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哀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
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張東海先生集序

鄭端簡公曉年譜言端簡初第時將殿試首相石齋
楊公使人道意致殷勤端簡父吾核公戒端簡曰汝
不聞兩及相門張師德無書抵政府劉元城乎因誦
張東海先生戒子詩權門要地是危機句端簡所以
能卓然於始進而不枉尋直尺於公卿之門者東海

之詩有以啓之也余讀之未嘗不歎前輩操行之高
真今日後生藥石哉訪東海集未得適先生裔孫世
偉以家藏遺集索余序因得盡讀其詩文與其行實
蓋先生之學根柢程朱而胸次灑落一切齷齪不足
嬰其懷當時賢士大夫如李西涯謝方石彭鳳儀王
守溪皆歎服其學問政事之超出流俗一南安守而
朝野交重不啻慶雲景星宜其流溢於詩文者足以
楷模後進如此也世多重公之草書公嘗自評吾書
不如詩詩不如文以余觀之誠然非書之不如詩文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

書得詩文乃重耳然非學之有本如世之嘲風弄月
雕琢雲山刻畫星露則詩文又何足重而况能重其
書也哉余竊怪虞山錢氏輯列朝詩集於先生之詩
登者寥寥無幾如今集中所載養馬行昔有篇諸詩
其用意深遠與杜子美兵車行諸作相爲表裏有天
下國家者所不可不知而如吾核公所稱尤足鍼學
者之膏盲錢氏皆逸而不錄亦所謂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者歟典型既遠奔走危機者滔滔皆是矣先生
之詩文具在安得如吾核公者日諷誦於其子弟之

前一洗滌其肺腸也哉

屠我法詩敘

論語載長沮桀溺學耆見其與聖人之言牴牾遂疑耦耕之賢與洙泗心事若莛與楹僅可與考槃衡門諸詩人出沒於煙霞泉石閒而不可與羔羊之大夫甘棠之召伯同日而道也余謂不然有沮溺之心然後可以行孔子之道有考槃衡門之節然後可以處羔羊甘棠之位夫聖人所以經天緯地育萬物而理萬事者必自洗濯其心始其心灑然爵祿軒冕不足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四

入其中是故其神閒其氣定物至而能應事至而能斷惟理是視可貴可賤而不可奪然後能有成功不然得失之念營於中其所以爲萬事之根本者壓於紛華靡麗之下而不能自主方且左顧右盼日不暇給而能成天下之事者未之聞也故世之處高位擁大權而考其功業無絲毫當於聖人者非盡其聰明才力不如也無沮溺之心以爲之本耳自漢以來作史者雖王侯將相功名赫赫不可殫述而於隱逸之士必詳記而備載之其亦有見於斯耶我郡屠我法

先生積學隱居與鹿豕爲侶者四十年天下之士方
攘攘於富貴得一爵若登天失一爵若沉淵而先生
視之無有也曠然若處雲霞之上而人世之汙濁不
足以累之嗚呼使以先生是心而處廊廟之上無利
害得失以櫻其胸而從容經畫天下之事何事之不
可爲耶誰謂沮溺與孔子有三道也其詩一編大抵
皆寫其胸中高曠之致讀其詩可以見其心矣人謂
此淵明歸去來辭之類吾謂此諸葛武侯鞠躬盡瘁
范希文以天下自任之本領也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五

天濤詩文敘

眉山蘇氏兄弟文章爲一代宗自宋以來操觚家仰
之若泰山北斗然吾嘗竊病焉文以明道道不明何
以文爲蘇氏之文拾蘇張之緒餘者什之五醉佛老
之糟粕者什之五且以伊川大賢而目之爲姦幾乎
目不辨黑白而耳不聞雷霆者矣尚安取其文章哉
我家天濤筮仕於峽蘇氏之墓在焉禁其樵採新其
廟貌又閒以政事之暇成詩文若干篇人皆謂天濤
嚮往蘇氏而得力焉者吾謂不然天濤平生樸實敦

厚其在峽也仁而明當軍興之際從容經畫不廢事
不累民惻怛至誠之念浹洽乎境內峽人愛之如父
母然此真可與學伊川之學者豈蘇氏之比哉其詩
若文皆言其性情所自得而非有蘇張佛老之習氣
於方正之士未嘗疾之也其表章蘇氏墓特以爲先
賢遺趾不忍其滅沒於樵夫牧豎之手而非宗其學
師其人也余方欲與天濤究程氏之遺書追居敬窮
理之學脉求所謂吟風弄月之旨趣布帛菽粟之滋
味恐不知者見其官蘇氏之地表蘇氏之迹猥以爲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六

眉山一派也故爲敘之母以文忠兄弟辱我天濤哉

李先五詩序

予在嚶城未嘗得與文章之士相親也逮休陽丘藏
嶽以李子先五詩集見貽且爲請序因歎予之不能
知李子有如此詩矣染鼎者不足以知味吹管者不
足以賞音况乎塵坌之餘何能高談風雅爲李子振
蹕藝苑也哉然而竊嘗論之矣詩自三百篇來代有
不同變而不失其正者詩固不沒於人之心也國風
雖不登朝廟其一時士女謳吟祇以輸寫性情闡揚

興會而貞淫舒慘之氣王者采之以徵治忽焉有唐
以詩取士其所奏對皆質有其文務以平生所得著
之篇牘識者尚譏其漸開淫靡况下此者乎今之稱
詩者吾惑焉生未嘗探詩之源流與其闡奧也輒欲
誇騷雅之盛事鄙屈宋爲後塵矣而且闕閱之家人
有應劉投贈之章詞皆曹陸豈當世之才人果若是
其盛哉夫亦徵逐以爲榮名抑羔鴈以資潤澤乎故
予謂近人之詩雖有可觀而求其不沒於心如古人
者正少也李子雖今之人乎其詩則固有可采者或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七

見其艷發滃鬱則以爲其才儁也見其頓挫渾脫則
以爲其法敏也見其鴻博雄肆而不竭則以爲其學
贍而思深也是則然矣而皆不足以盡李子吾之所
以取李子者以其品與養耳夫詩以文身假以爲名
利之梯則非品矣詩以攝性挾以爲奔走之具則非
養矣李子少壯著書評隲諸家生不出里巷四方名
賢時招致蒼雪樓樽酒問業絕無裘馬聲色之娛以
亂其情則其品與所養可知矣今日有李子意吾之
所謂詩之不沒於人之心者乎太史公云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蓋欲進屈原於詩以揚其
盛也乃吾將進李子於有唐作者以表其微獲附於
賞音知味之後其可乎藏獄試爲我問先五抑更有
進焉者歟

王上合詩序

王子上合示予詩一卷讀之大抵和平高曠有古風
人之致焉尤喜其和華天御先生夏日村居詩曰書
囊隨我甘淪落世路從他自險巇夫世路之險巇有
盡而我甘淪落之心無窮以甘淪落之心處險巇之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八

中世路其如我何哉斯言也必有契於華先生而王
子之詩所以能和平高曠自遠於流俗者其亦有得
於此也耶然予又有說焉夫天之生士與士之生世
非止自淑其身已也蓋將以爲斯世之標準矩矱而
引翼變化使之咸盡其性也故古之聖人有以一夫
不獲爲恥而欲堯舜其君民雖進必以禮退必以義
而其心一日不忘天下卽終不用於世矣猶必刪詩
書述仁義明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惟恐大道之
終不明於世而斯世之終不得與於道也嗚呼聖賢

之用心固如此哉雖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然所謂獨善者窮居自守不能如臯夔稷契之所爲耳非置斯世於度外也置斯世於度外而以嘯傲林臯爲高是沮溺之所謂獨善而非聖賢之獨善也然則當吾世而猶有險巇焉是亦吾之恥也故任其險巇而勿與爭衡則可任其險巇而弗爲憐憫則不可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聖賢之行雖不必同而憐憫斯世之險巇曲盡吾所以救之之心則無不同也惟有甘淪落之心以高曠其懷和平其氣而又有不忍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九

險巇之心與萬物爲一體然後天所以生士之意始無負華先生抱道高隱今之大賢也其必有得於此矣因讀王子之詩而附吾所見如此華先生聞之其亦以吾言爲然乎

楊碩甫詩序

唐顏魯公千載偉人好神仙浮屠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雜不能泯其忠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吾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虞山瞿公稼軒殉難粵西其節最烈而雪湖楊君碩甫諱

稅出入於鋒鏑之間負其遺骸收而殯之義聲動三
軍武夫悍卒皆爲感泣無攔阻者楊君自言曾遇異
人能知未來事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說與之周旋
艱難中嘗奉其言爲金鏡我不知君與瞿公果得力
於其術乎抑其稟於性者厚賦於天者粹故所操雖
不必盡儒者之學而忠義之發光耀宇宙不可遏抑
乎辛酉春予遇楊君於虞山望其貌渾厚真樸出詩
一編示我瀟灑自得無纖毫俗氣嗚呼此其所以能
臨危難而不苟者歟其得於天性無疑也我因君而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

知瞿公矣世之人資稟不如君而徒欲學其術雖遇
赤松洪崖而命耳提盡得其奧旨妙道使之當變故
其不視君友如秦越人掉臂不顧者幾希矣使君早
年不遇所謂異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資切
磋而肆力焉其所成就豈但如今所稱者哉然如君
者亦可謂奇男子矣天下滔滔使盡如君之險夷一
節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

傅鷺來感懷詩序

傅子鷺來示余感懷詩一卷磊落纏綿有唐人風工

詩者自能賞之然特賞其詞云耳非知傅子者夫感也者觸乎外者也懷也者存乎中者也觸乎外者其末存乎中者其本余微窺傅子之懷蓋有足多者焉其詩曰五頃薄田兩具牛三餐脫粟鹿皮裘能澹泊也又曰仔細隋珠休彈雀商量寶劍屠牛能寧靜也又曰莫同狡兔營三窟閒看祥鸞振九苞能以利而以義也夫澹泊寧靜而不以利豈非孔子所云君子懷德者耶有是懷也故其詞雖哀而不爲傷雖怨而不爲懟皆情之所當然而義理之正也苟無是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一

懷而徒感慨悲歌歎李廣之數奇嗟劉蕡之下第憐馮媛之窮哀鄭虔之老寄悶於瞿曇慧能抒愁於黃鳥芳草懟耳傷耳君子安取焉雖然傅子之懷善矣吾尤願其充之也夫人光明正大之懷不難其發於一時而難操持辨別於平日操持固然後嗜慾不得而奪辨別精然後疑似不得而淆故古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敢懈慮此懷之或奪也讀書窮理無時或息慮此懷之或淆也用力之久至於醇粹堅固暢乎四支發乎事業無往非此懷之流行則聖賢不過是

矣不然守之不固析之不精乍出而乍入忽隱而忽見光明正大於翰墨之間而不能不糊塗委靡於日用之際則非吾所敢知也傳子勉之矣

一隅集序

一隅集共經義八十八首余甲寅歲選而評之以課長兒定徵者也曷言乎一隅也吾見人家子弟殫精敝神於時文中積案盈箱矻矻窮年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讀亦不暇精故擇此數十篇授之且爲指點其淺深虛實賓主反正提挈照應之法使其因此擴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三

而充之則時文之規矩盡是矣此舉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幾有餘力讀天下應讀之書得從容講究聖賢全學長兒如吾法漸通文義四書本經之外以次讀詩春秋三禮國語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之文涉獵通鑑綱目性理漸知聖賢門路壬戌九月不幸天沒年止二十有三日月如馳倏忽已經三載而此集儼然在敝篋中余旣痛吾長兒之遺迹且以其可稍救俗學之失故出以授問學之士蓋嘗譬之庖人治饌時文則在筵席之饌也一切經史則在庖之

梁肉山珍海錯也庖中無梁肉山珍海錯而徒廣收筵席之餘饌而藏之欲以此饗嘉賓其不至臭穢不堪者幾希此集則不然指示其烹飪之法觀一席而千萬席可知暇則置備梁肉珍錯尋其出產之處廣求豫積客至按法烹之馨香鮮潔客無不悅且不徒可待客也一家之中養老慈幼無不綽然有餘較之收拾殘羹剩汁者相去豈不遠哉子弟用功之法當如是有志斯文者其亦有取於此也夫

黃陶菴先生制義序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三

予旣序陶菴先生之詩文而推論其平日之養或曰先生之制義何如予曰先生可謂得制義之意矣何謂制義之意以其出入班馬馳騁韓歐耶曰不然以其旨必濂洛法必成弘耶曰不然以其法乎古不戾乎今得乎已不駭乎人耶曰不然然則何謂制義之意曰子亦知制義之所自起乎此宋明以來取士之具也蓋自公卿大臣以至於都邑之長是天子所以寄股肱耳目者也所以共社稷民人者也所以爲治亂安危之分者也而皆於制義一途取之其閒非無

英君哲相計深慮遠辨別人材鄭重名器而卒不廢
此者何也亦曰是制義者所以發揮聖賢之理也能
言聖賢之言者必能行聖賢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
肱耳目託之民人社稷則必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
亂是取制義之意也是五六百年來所以行之而不
廢也自士習壞而制義爲虛文方其執筆而爲之所
言者無非仁義也而孰知言仁義者之背乎仁義也
所言者無非忠信也而孰知言忠信者之背乎忠信
也舉世滔滔以爲是取爵祿之具耳而忘其爵祿之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四

何以必歸乎此也苟可以悅於人而僥倖一第焉斯
已矣遑問其言之合與不合哉嗚呼士習如此而
欲得真材以期治安豈可得哉是無他則失乎制義
之意也今觀先生之制義與其養於平日而從容於
遇變者可謂言與行合矣言與行合者是朝廷所以
重制義之意也惜先生不幸而特以節見耳使其生
當明盛而任股肱耳目之寄受民人社稷之重其所
樹立豈可量哉若夫不能學先生之行而徒學其文
以之欺世取榮常則不足以翼休明變則不足以衛

綱常於是羣焉罪之曰制義之不足得人也嗚呼是制義之咎耶抑失乎制義之意之咎耶先生之制義傳者頗多閒有非其手筆而僞託者亦有非先生欲存之作而未及刪者用是定爲若干篇天下學者誠讀其文而想見其人無失乎制義之意焉則庶幾矣

談念菴臆稿敘

談子念菴與余居相距咫尺時得其文讀之其辭沛然以充其氣爽然以清望而知其將奮翻雲霄者也今秋果舉於鄉同里莫不相慶蓋喜文章之有據遇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五

合之權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也然余之爲念菴喜者又不獨在是余嘗聞商文毅公之言曰士無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負於科目爲重夫今之人束髮讀書揣摩當世之好尚皇皇焉庶幾其一中得之則以爲喜不得則以爲憂非此科目也耶而自文毅言之則人雖幸列於科目而其中猶有負有不負焉則是科目也者未足喜也而可懼也夫必如何而後可以無負耶將閱覽博物以備顧問乎七略九流之書無所不窺畢方貳負之奇無所不識求之科目之中千

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記誦之學耳記誦之學可謂無負乎將著書修辭以垂不朽乎如遷固之史歐蘇之文長卿子雲之賦太白子美之詩求之科目之中千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辭章之學耳辭章之學可謂無負乎將樹功立業以自表見乎賤亂如蕭曹守文如房杜掾一時之危振一時之弊求之科目之中千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功利之學耳功利之學可謂無負乎夫徒有其科目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六

既不足以爲榮加之以記誦辭章功業赫然顯名於世而猶未免乎負此非刻論也蓋士固有其當爲者而此未足以塞我之責也士所當爲者非他孔孟程朱之道而已是道也閱覽博物而非如世之記誦也著書修辭而非如世之辭章也樹功立業而非如世之功利也是不待遠而求之卽我束髮所讀之書其中聖賢之所訓誡先儒之所註釋至精至備舉而措之則道在是矣而人往往徒習其言以爲科目之資而不能反求之身一日焉得其所欲則棄之如敝蹠

夫是以遇益隆而行益汗位益尊而品愈卑開有能
自異於流俗則又沒溺於記誦辭章功利之閒而不
能深求乎聖賢之道嗚呼求其無負焉者豈不難哉
然我嘗思之人之不能造於是者惟其志不立耳不
則自以爲足不求進焉耳苟志立而不自足進而不
已天下何事不可爲而獨難於是耶我見念菴之於
舉業也奮然不肯居人下而恂恂焉若無能是以英
年而奮飛人之聽於天而不可必得者獨取之若寄
操是心也以往豈其能得之科目而不能得之道哉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七

此我所以爲念菴喜也故因讀其文而序之於其首
使天下見念菴之文者知其所重將在彼不在此則
世之囿於科目中者其亦可以知返矣

錢孝端經義序

儒者往往謂舉業盛而聖學衰余嘗語同志吾輩皆
從舉業出身當相與努力一雪此聲請問雪之如何
曰所惡乎舉業者爲其以利祿之心從事於聖賢之
書探精索微手拮据而口呻吟者非以求道也將以
求其所欲也甚者則又不待其精微苟可以悅於人

而止飾僞長詐如市賈然是以君子惡之今使爲舉業者無以利祿存於胸惟知道之當求而聖賢之不可不學以居敬爲本以窮理爲用求之六經以探其奧求之濂洛關閩以一其途求之史以窮其變求之敬軒敬齋月川整菴諸君子之書以博其識精擇而篤行之口之所言必使無愧其心身之所行必使無愧其言其發而爲文者皆其得於心而體於身者也一旦學成而薦乎有司登乎金馬石渠天下之人見其由是得舉也則指其所業命之曰舉業而學者固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六

未嘗自謂之舉業也其遇耶是道之將行也吾無與焉其不遇耶是道之將廢也吾亦無與焉夫如是則舉業與聖學豈有二乎哉然吾嘗持此以告人而人率笑其迂一日錢子孝端以其所作經義數十篇示我其氣沛然其光燁然讀之者皆以爲琅玕球琳可以登廟廊可以耀宇宙錢氏世有聞人將復鍾於是矣顧錢子若不敢以是爲是不憚跋涉而詢於芻蕘其心豈但與世俗之舉業較短長者哉愚時方在苦塊未暇答也服旣闕乃舉平日之所以告人者以復

於錢子錢子當不以我言爲迂也

同邑文序

胡敬齋先生嘗歎科舉之學壞人才謂其麗乎辭不知志乎善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然也雖然是豈科舉之咎哉夫科舉之設原非取其辭也謂其辭善者其志必善能爲孔孟之言者必其志孔孟者也能爲程朱之言者必其志程朱者也譬之作室而求匠召而問之其言棟宇榱桷廣深修短之法井井如燭照而數計則授之材而予之稍食未爲大謬也自學者見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九

上之人所取在辭也於是日夜磨礪其辭以求當於有司孔孟程朱之道鍊習於筆端言之侃侃真若可信而問其志則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耳豈真思實其言哉譬之拙匠不務精其業而徒拾魯般之陳言以應對主人幸而獲其稍食則吾事畢矣其室之成壞堅脆於吾何有哉爲主人者方慶其獲良工而廣廈曲榭可藉以成孰知其志之不在斯耶所謂鷦鷯已翔乎遼廓羅者猶視乎藪澤而科舉於是槩矣此猶就其辭之善者言之也其又甚者則拜其辭亦不能

善糠粃雜陳稂莠錯出幸而塗飾有司之耳目冒昧
一第則泰然自謂其業之成不復知有人問學問是
又無足論矣然吾終不謂科舉之無用者天下大矣
有珣玦則必有和璞有魚目則必有隋珠明道紫陽
獨非科目中人乎士苟有志雖使處秦之初宋之季
廢詩書禁道學猶將修身獨善以守先待後爲己任
而况煌煌功令以仁義爲鵠以六經爲羅以洙泗濂
洛爲招而茫茫宇宙無人起而應之吾不信也吾邑
素號才藪起蓬蘩而陟青雲者踵相接也後進之士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二

益蒸蒸向風相與集其揣摩之文梓以問世而命余
序之夫殫精竭思上追秦漢下凌唐宋語必破的言
必中繩吾黨之士講而習之久矣豈待余言哉然竊
有頗陳者則未知我二三同學所朝夕揣摩而爛焉
於是集者果發於其志乎抑但麗於辭乎其真見聖
賢之道若飢食渴飲之不容已而侃侃言之乎抑曰
姑以求合於功令乎二者之相去在毫釐之間而有
天壤之別我同人必有知之者庶幾哉相與砥礪各
卽其所言反而實求之身以不能爲明道紫陽自恥

毋徒思與文章之士逐鹿於中原使天下後世謂科舉之中有人焉而無爲敬齋所歎則豈惟一邑之光世運人心實共賴之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卽有教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謂子弟教作虛誕之文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一

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爲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旣未嘗習之於洒掃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爲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爲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華惟以驚人耳目爲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爲學成不復知人閒尚有當讀之書當爲之事然則風俗之不端士習之日壞豈非自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

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
滋鬯茂條達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
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
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文渾厚醇樸惟恐一
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不醇哉自是以
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偷非天之生材有異乎
前也其所以教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也離琢
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矣故當今之急
務必自教小子始教之道必以小學爲基址以濂洛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

關閩之書爲根本以先正渾醇厚樸之文爲殼率使
自孩提有識卽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
準繩之內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
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質夫
惇五蔣子聲御選歷科小題之文以爲童子式吾見
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誤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
朱子之慮耶故爲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其首
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思
程子所謂可憂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聰

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爲轉移風氣之人勿爲風氣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芷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畏巖先生我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重然諾樂善好施屢戰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戶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輩無以侑之不可隴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間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史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三

記萬石君傳胸中若有不可已者遂敬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時人才濟濟毛萇董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讎孟喜趙綰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臯之徒以文詞著公孫弘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宣曲任氏皆以貲財雄郡國而萬石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內達外無幾微緣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之質行皆自以爲不及夫以龍門之

好奇於一切庸行若不屑然者而獨於萬石君家風
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朱子輯小學書去取謹嚴雖
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哉其言之由
此觀之莫榮於孝謹莫壽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
有卓孔之貲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
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逮其名未必傳於今卽傳亦必
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若卓孔若平
津若枚馬施孟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
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窠如今日也鳴鳩之詩曰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四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一者孝
謹之醇乎外也如結者孝謹之常於中也其卒章曰
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孝謹之效也孝謹而外無他
道矣毛董諸大儒亦全乎此而已自古聖賢所以繼
往開來卓然不可磨滅者無不基於此有淺深安勉
生熟之殊耳今我畏晷叔少壯修行晚年天倫自樂
可謂有萬石遺風矣吾又烏乎祝之亦祝之曰自今
以往長如萬石君家而已萬石君區區一趙布衣率
其子弟躬行孝謹身享遐齡一門貴顯令名無窮况

加之以經術文學增其所有而有其所無其所致寧
可量乎我焉知得效之盛不如鴟鳩詩人之所祝又
焉知異日無網羅舊聞如史遷者採其家風爲魏里
萬石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焉知千餘年後無哀
集嘉言善行如朱晦翁者述其遺事補入小學退陬
僻壤三尺童子皆知有畏晷先生也是在端明與諸
子孫能敬承之而已何難之有端弟試以吾言復於
太史其必以爲然也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五

靈壽諸生有問於余者曰今月某日爲吾師張子誕
辰請問所以稱觴者余曰此非而師所喜也誕辰稱
觴非古也自漢晉以前未聞有此禮有之自齊梁之
間始顏氏家訓中嘗備言其非故近世士大夫之好
禮者皆鄙而不爲諸生亦何取於此無已則有一焉
而師張子爲西山先生令嗣西山先生嘗纂儒宗理
要一書聚濂洛關閩之精言以告天下之學者此而
師之家學也聞之於家庭者必將推之於庠序諸生
欲敬其師則莫若服其教誠取其書而拳拳服膺焉

口誦之心維之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深嗜篤好相磨
相磋以太極圖西銘爲必可契以主敬窮理爲必可
學不敢以記誦詞章奪之也不敢以虛無寂滅亂之
也不敢以功利權術雜之也自邇而遠自卑而高真
積力久豁然貫通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師張子得
藉手以告於西山先生曰蕞爾靈壽有光風霽月如
茂叔者矣有瑞日祥雲規圓矩方如二程者矣有民
胞物與如橫渠者矣有平生所學惟四字如考亭者
矣儒宗理要之書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與文山俱高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一

衛水俱永矣西山先生聞之且怡然而樂曰是能推
吾學以行吾教是真吾子也諸生所以敬其師者莫
大乎是胡不此之務而俗禮之汲汲乎倘諸生云是
禮也相習已久一旦除之吾諸生有不安於心者則
又有說焉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先籒正祭器
獵較所同也籒正所獨也諸生如不容已則以稱觴
爲獵較而以儒宗理要爲籒正無謂烹羊炰羔已足
盡敬師之禮而沉潛反覆於五先生之言必求無負
於師之望而止其庶乎諸生唯唯請記其言於學以

相勗於是作歌以遺之曰方今學術鬱而不昌西山
先生崛起范陽探精索微掃去秕糠濂洛關閩於赫
有光纂成嘉編畀我津梁猗歟張子克守義方青年
力學脫去膏粱秉鐸於靈厥聲洋洋以其家學惠我
宮牆旣修廟貌以及門廂遂布微言示之周行濟濟
多士奮於綱常曰我有師箕裘煌煌開吾聾瞽滌我
膏肓自今伊始孰敢怠荒努力鑽仰入道之航必窺
程輿必登朱堂驅除功利寂滅詞章惟德惟義是崇
是匡極天蟠地吾志始償繭絲牛毛無敢或亡洛閩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十七

真傳庶幾勿喪俾我師譽如山如岡笑彼愚俗昧厥
短長何以嘉師旨酒承筐以吾視之是曰色莊吾敬
吾師豈在豆觴

潘泗菴先生壽序

余嘗讀呂涇野集見其與人子言事親曰子欲子之
親爲鄙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
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
之親爲汴人程大中公平程生於乾興景佑之間今
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每一

誦之未嘗不大其言以爲凡人子宜書置坐右夫殿中丞與大中公則賢矣其所以能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川爲之子耶人能以橫渠明道伊川之學爲學何慮親之壽不殿中丞大中公若也錫山潘遠亭與余同官恆陽旣歸而寓書於余問所以顯親之道余不敏幼誦孝經之言白首而未能入其室何足以辱遠亭之問無已則亦以涇野之告人者告我遠亭而已遠亭之尊人澗菴先生少負不羈之才涉獵經史上下古今居家孝友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十八

不減石建薛包而肝膽接人在汲鄭閒遭遇時變以韜略顯慨然慕趙營平馬伏波之遺風視衛霍蔑如也膂力方剛勳名正未可量顧其志不第是蓋鼎鐘之業先生所以自勵者也箕裘之傳先生所以望之遠亭者也爲營平爲伏波洵樂矣爲殿中丞爲大中公不更樂乎遠亭誠體此志而黽勉焉無以世局之利鈍爲憂喜而必以爲程張自任立身者於斯事親者亦於斯西銘正蒙吾溫清之具也定性書顏子好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穎考叔之羹也易傳

春秋傳遺書外書老萊之斑衣也繹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日就月將焉真積力久焉義精仁熟天下將翕然曰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閒泗菴先生顧而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於程張二翁閒也其爲樂何如耶其爲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誇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遠亭豈有意乎且吾聞遠亭之鄉高景逸顧涇陽兩先生所居也皆學程張而有得者也高顧與程張其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九

有異同焉否且未深論然學而有得至今兩先生之名與日月爭光兩先生之親亦與日月爭光豈高顧學之能壽其親而生於其鄉者不能乎吾勿信也况遠亭之官於武強也撫民以慈而繩姦以嚴能除一切苛斂不合於時弗顧也有卓然不苟同於流俗之志矣推是心也以自奮於學何前賢之不可企及耶昔朱子一生學問自同安歸後益加策勵以至爲萬世儒宗今遠亭之年髣髴朱子同安之年苟能策勵如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我見異日名揚親顯與太

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非他人必遠亭與遠亭之親也涇野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是祝

吳母朱太孺人壽序

梅村吳先生以文章經術炳蔚海內不啻若永叔之在慶曆子瞻之在元佑其學之湛深其人之卓犖士大夫固有定論矣然有未可定者歐蘇後人若斐若過雖負有文名弗能盡紹父業蓋極盛者難爲繼也而梅村先生有丈夫子二三人方發憤讀書莫能量其所至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矣三子皆出自朱孺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十一

人孺人又以斷機丸熊之誠日夜磨礪其子俾紹先烈而光大之其又可量也哉孺人五十誕辰姻黨謀所以祝之予曰此無他詞爲也卽孺人所以望其子者爲孺人祝可矣夫孺人所望於子者無他欲其克成梅村之志而已吾聞君子之志與流俗異今天下熙熙攘攘所禱祀而求者位高而家溫金滿於篋粟滿於庾印纍纍而綬若若此富貴之士耳君子之望其子不但如是也擅雕龍繡虎之才寫風雲月露之態相如子雲爭妍比麗子山孝穆並驅連鑣此詞章

之士耳君子之望其子不但如是也成功若管晏得志若衍儀其勳烈爛然其心術厭然可以震宇宙不可以安寤寐此功利之徒耳亦豈君子所以望其子哉夫君子愛其子則必欲其爲全人欲其爲全人則必欲其學聖賢欲其學聖賢則必欲其履仁義而敦忠信仁義德之輿也忠信德之基也有子如是此其爲祥非富貴詞章功利之可並矣豈非梅村之志哉則請進而祝之曰願孺人之子大其志擴其學母汨於俗毋囿於習以浮華爲可恥以襍伯爲可鄙以道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十一

爲歸以古爲法以窮理格物爲入德之門以戒慎恐懼爲存心之本必正誼明道如董仲舒必澹泊寧靜如諸葛武侯必先憂後樂如范希文皐夔尹且吾鶴也思孟程朱吾師也左圖右史吾箕裘也內聖外王吾堂構也日而就焉月而將焉優游而漸漬焉浸假而孺人之子赫然爲大賢則孺人爲大賢之母矣浸假而孺人之子粹然爲醇儒則孺人爲醇儒之母矣榮莫大焉福莫厚焉爲之而已豈其難哉敢以是祝

余承乏恆陽余婿曹子星佑寄語余云吾父今年春秋六十有四吾母春秋六十請問所以祝壽者余度星佑愛其親凡可以祝其無疆如天保之詩人所云岡陵松柏者當無所不至不待余言且星佑尊人臻萊翁暨成孺人皆生長名族而能以勤儉治家以禮法檢身無膏粱華靡之習氣其道自應得壽又何待星佑祝無已則有一焉其惟順親之志乎親之順則樂樂則壽此星佑所當勉也順志如何親之志有顯而易見者順之易有隱而難知者順之難今人自成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

童而後其親未嘗不日夕望之曰願吾子學成而得位也得位矣則又曰願其進而益尊也進益尊矣則又曰願其垂裕後昆也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古之人有二程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聞古之人有朱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責其子是非不欲其子爲二程朱子恐其未必能而不敢輕責之也使其子果能如之則親心之愉快必有百倍焉者此其隱而難知者也順其顯而易見者而親壽增順其隱而難知者而

親壽益增然則星佑欲順親志以祝親壽亦學程朱而已人之不能如程朱者非不能也不爲也讀程朱之書行程朱之行是亦程朱而已矣求之五經四書傳註以定其宗求之小學近思錄以握其要求之遺書外書文集語類以觀其全求之性理綱目以廣其識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必登其堂必造其奧動靜語默罔敢或越其不爲程朱者鮮矣星佑勉之哉星佑之學日進則臻萊翁暨成孺人之心日悅而壽日增天保詩人之頌豈難擗券而取哉請酌而祝曰願我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

星佑沉潛踴躍於理窟中惟洛惟閩是尊是崇居敬窮理不輟其功自近而遠日益擴充真積日久豁然貫通在昔程子弄月吟風繭絲牛毛曰惟晦翁誰謂道遠我見其同爲世麟鳳實茂聲鴻高堂白首其樂融融喜我有子道通厥躬至誠洋溢格於上穹天降福祉益熾益豐我兩老人日懌於衷而目加明而耳加聰雖在期頤有如黃童

王母于太孺人壽序

余承乏靈壽密邇行唐孟津王子方宰行唐謂余曰

我有老母今年九月春秋五十願有以壽之余不敏
文詞鄙陋無以應命雖然竊有獻也夫人之有親誰
不思榮之而壽之顧其志異其所以爲壽者亦異志
乎富貴者以富貴壽其親志乎道德者以道德壽其
親富貴有時而盡道德無時而泯故使人稱我母爲
公卿之母孰若使人稱我母爲賢人之母王子家居
近洛不聞洛之先賢有二程先生乎當宋之時享高
位擁厚祿聲勢赫奕以顯其親者不可勝數二程子
生其閒問其官則上元主簿耳扶溝令耳監察御史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
四

耳崇政殿說書耳非有宰相之尊萬鍾千駟之富也
然二程子發憤自振以孔孟爲宗以六經爲本以居
敬窮理爲功以正證明道爲事以洒掃應對至於窮
理盡性學成而天下宗之迄於今去二程子數百年
矣而其名巍然其親之名亦巍然當日之貴與富什
百倍於二程者皆不若也王子以爲彼之壽孰與此
之壽乎且余聞王子之母于太孺人孀居矢節課子
讀書待婢僕以恩接媼戚以禮平生無疾言遽色支
持門戶晝夜操作備歷勤若昔從太常公官於翰林

秉憲於浙備藩於江寧極人世之榮華未嘗有幾微
富貴容是能以道德自重必將以道德望其子我知
王子所以壽其親者在此不在彼矣請酌而祝曰願
我王子學程伯子不如伯子吾學不止願我王子學
程叔子不如叔子吾學不止男兒胸中當融萬理龔
黃召杜特一班耳母氏顧之翩然色喜謂吾有子芬
若蘭芷天鑒厥德增我福祉眉壽無疆令聞不已嵩
嶽同高淵潭齊齒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三五

